

## 不变的艾蒿

文/姚桂芳

粽香,香厨房;艾香,香满堂。近些日子,常闻到艾蒿香。我知道缘故,那是因为传统的端午节又临近了。

农历五月五,雨水逐渐旺盛。那雨缠绵绵绵、若有若无。传统的端午节,就像一帧老式的黑白胶片,在这雨水中显影出来。

家乡的端午节,无论家境是穷啊还是富啊,有一样同样的事家家都要做:一大早主人拎着镰刀,不急不缓地去往墙边地角割回一大捆艾蒿,或插在门楣上,或搁在堂屋的香案旁。沾雨带露的艾蒿亭亭的,有大半人高,那叶片如放大的菊花叶,青青地蒙了一层浅浅的毛绒,像裹了层雾气似地显出青苍。那气息,浓浓的香味夹着浅浅的涩味,直入鼻腔肺腑。

在这艾蒿营造的独特氛围里,女主人开始洗粽叶包粽子。刚采不久的粽叶,青碧碧油亮亮的,经水一洗,更是亮

得晃眼。泡酥的银白糯米,夹上切碎的暗红色的火腿肉或蜜枣,裹进这青碧的粽叶,像是

黏糯米香和肉香,与艾蒿的气息混合,刺激着孩子们缠着女主人,嚷着要那些“香香”吃。嚷了

嚷嚷就让占先呢?

孩子们被香味唤醒的馋虫折腾得受不了,就互相打闹着转移注意力,驱赶馋意。他们顺手抽出艾蒿,一人一根,左手模拟缰绳状,右手将艾蒿高高地举起当马鞭子,嘴里“驾,驾”地喊,向对手摇晃着,瞅准了就“唰”地一下抽过去,登时哭的哭叫的叫,主妇们看见那艾蒿被弄得茎断叶落,就吆喝着把捣蛋鬼们撵出门去。

如今的城里过端午节,很多物事都悄悄地变了,可花上块儿八毛的买来几株艾蒿,依然是亭亭如初,依然蒙着不曾退却的薄雾似的青苍,气息也依然是浓浓的香味带着淡淡的涩味。

不变的艾蒿,似乎无言地做着某种坚持。只要将艾蒿插在门楣或置放于客厅一角,无论在城里、乡下,端午节的气氛就被独特的艾蒿气息烘托开来。



春的衣衫,紧裹了对逝去的冬天的记忆。粽子下锅一煮,很快就煮出了粽叶的清味烘托的黏

也白嚷,因为没煮透的粽子,吃了会涨肚子会闹胃病;再说了,男主人还在地里忙活,哪能孩子

## 给父亲配眼镜

文/林颐

周末,我带着儿子回娘家。当我在客厅里陪着父母闲聊时,儿子跑过来,高兴地叫嚷:“妈妈,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。”他举起小手,是个放大镜!“咦,这是哪来的呀?”我好奇地问。就在这时,父亲突然伸出手,拿走了放大镜:“哎呀,你这小皮猴,真能翻东西!这可是我的‘眼睛’,没有这个,我就看不了报纸啦……”

我愣了愣,父亲需要放大镜看报纸了吗?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有一双好眼睛。小时候,每逢周末,他都会带上我和哥哥去郊游。那时候,水很清,有很多鱼;那时候,天很蓝,有很多的雀儿。鱼浮在水面上轻轻地荡漾,每一点儿细微的变化都能被父亲及时地把握;雀儿在空中快速地掠过,每一个迅疾的动作都能被父亲及时地捕捉。每一个这样的周末,我们带着许多的鱼和雀儿,还有我们的快乐,满载而归。可是,从什么时候开始,父亲需要依靠放大镜,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移动才能够看清?我居然一点儿都没有注意到。

我说:“爸,用放大镜看报纸,多累呀!我陪你去配一副老花镜吧!”父亲说:“不用不用,放大镜挺好的,我习惯了。”“这怎么行!我看过报上的一篇文章,长时间使用放大镜,会导致眼睛酸胀疲劳的。”听了我的话,爸爸有点儿动心了:“你说的也在理,可是我两只眼睛度数不一样,配镜很麻烦的!”“现在科技这么发达,不麻烦的,明天我来陪你”,我立刻给父亲敲定主意。

第二天,我陪父亲去了城里最好的眼镜店,请验光师为父亲配了副老花镜,原来父亲的视力一只0.3,一只0.5,戴上眼镜之后,两只眼睛视力都能恢复到1.1。父亲喜出望外,连连说:“好,好,这回我可以多看点儿书了。”但配镜师报出价格时,父亲又犹豫了,执意要换一副便宜一点儿的。我好说歹说,父亲最后终于同意买下这副眼镜。

自从有了这副老花镜,父亲可高兴了,每天都要仔仔细细地擦拭好几回,睡觉前就小心地放进眼镜盒里,还常常跟他的老伙计们显摆:“闺女给我配的老花镜,怎么样,不错吧!”真没想到,一副小小的眼镜,就能让父亲如此开心,老人们总是这样容易满足。

真是惭愧,虽然和父母同住在一个城市,可是我平日忙于工作,周末又常常有这样那样的安排,回家时间并不多,偶尔回去也是匆匆忙忙的,问起父母的近况,他们总说“很好很好,不错不错”,我现在才明白原来我忽略了那么多。

非常感受

来稿请发送到邮箱qwbhlanhe@163.com

## 苦瓜伴夏

文/北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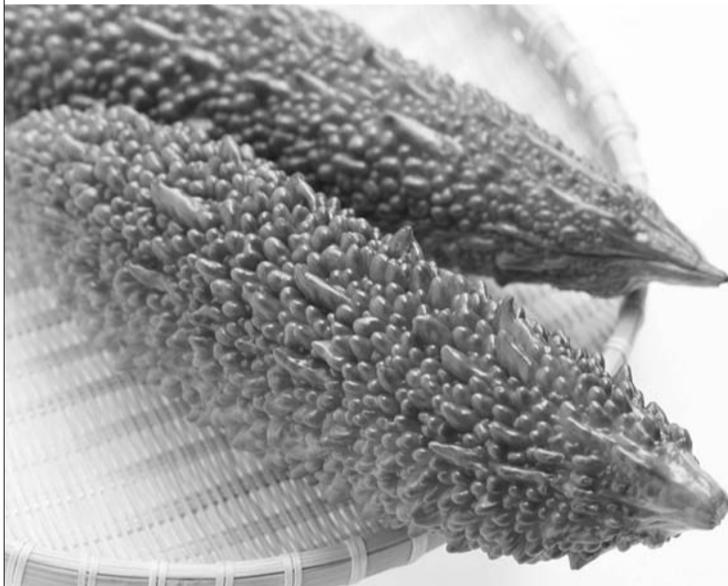
炒得太老,脆脆的才好吃。比起第一次吃苦瓜,这次的苦瓜要苦得多,好在我有了一次吃苦瓜的经历,这次吃起来也不觉得特难受,亲戚告诉我苦瓜具有健脾开胃、清热祛暑、解毒以及降血糖、减肥的作用,是夏日难得的时令菜蔬。亲戚的苦瓜炒肉片,肉片味道鲜美,丝毫不因和苦瓜搭配而带苦味。亲戚说苦瓜是君子菜,它和另外的菜一起入锅后,既不影响其他菜的味道,也不会被其它菜影响到自身的味道。亲戚随后意味深长地说,做人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?

父亲也爱吃苦瓜,炎炎夏日,父亲在外操劳了一天,回家后他总会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摆一张方桌,一把竹椅乘凉。这时母亲就在厨房里忙开了,她把早已洗得水灵灵的苦瓜去了瓜蒂、瓜瓢,切成薄

片,放入烧滚的开水里过一道,捞后装盘,洒上盐、味精、蒜泥,淋上香油。母亲把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凉拌苦瓜端到父亲面前,父亲会心满意足地呷一口母亲酿的“女儿红”,再来上几片苦瓜,悠悠地说: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哟!”

去年夏天特别热,我身上长了不少疖子,到医院看了几次效果也不大好,母亲说医生开的西药对身体无益处。母亲手巧,为我配制了苦瓜茶,她将苦瓜切开,除去瓜瓢,装入绿茶,阴干后切碎放入沸水中当茶饮,每日两次。我喝了一个月的苦瓜茶,身上的疖子竟然消失了。

现在我已经喜欢上了苦瓜清涩的苦味,苦瓜不是因其苦而与众不同,而是因其苦更彰显出它的谦谦君子风度。



那天下班回家,在小区门口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伯挑着一筐苦瓜在大声售卖。望着翠绿欲滴的苦瓜,我似乎闻到了夏天的气息。

以前我是不吃苦瓜的,大概源于“苦瓜”的菜名对嗜好甜食的我产生不了亲近感吧。我第一次吃苦瓜是在同事家。同事是做私房菜的高手,那次

吃的苦瓜,是用白糖拌的,吃在嘴里,先是甜,然后才是淡淡的苦,那种苦不带涩味,并非想象中的苦不可耐,于是我对苦瓜的抵触情绪打了折扣,这菜还是可以入口的嘛。

后来在亲戚家吃了一道苦瓜炒肉片,这个菜听起来简单,但做起来还是要一些窍门的,肉要炒得嫩滑,苦瓜不要

## 读书秋千架

文/黎武静

很喜欢离家不远的那所街心花园里的秋千,阳光晴好的日子可以倚在铁索边,静静地看一本书。秋千和普通的座椅并没有不同,当你静静坐在上面看一本书,在四面八方的自由的风里哗啦啦地翻着,远处花香隐隐约约,于是你随随便便在某一页纸边停留,依然有让人欣喜的喜悦。

此时此景打开的书自然不宜厚重的浩繁巨帙,连精彩动人的小说也不必看。只宜一卷词话,一本禅机,或者只是一篇怀恋旧人旧事的随笔,或者只是一本布满风景的旅游画册,在一架安静的秋千架上静静地走入别样的心情,或者别样的风景。

静中有动,动中有静,动静之间竟有一番极新鲜的阅读乐趣。

这是随时打断的清淡阅读,脚尖踩在地面催动秋千,不需要高高跃在空中,只是这般轻轻晃动,体味与地心引力牵扯间的轻度自由。神思恍惚时就忆起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,虽则每个幼童都有自己的苦恼,童年的每一天都不缺少让人痛苦不堪的小麻烦,然而隔了十几年的时间往回看,却成为人生里最甜最美的时光,搁在重重叠叠的回忆里,足以当得起“无忧无虑”这样的四个大字。

那时不读书,只荡秋千,高高跃起时笑声朗朗,

简单而纯粹的快乐。现在的我,读书时荡秋千,轻轻晃动,不再羡慕跃入空中的痛快淋漓,喜欢秋千晃动间和地面若即若离的自由度。这样的变化中一定有些玄奥,而我只是单纯地享受这秋千架上读书的快乐,欲辩已忘言。

和童年有关的种种总能带给人温暖的回忆,秋千架并非当年的那一架,只是回忆里一个温暖的记号。倚在它的怀里读一本书,亲切地和回忆拥抱,不一样的心情,不一样的情境,用新鲜的眼光看一看风景,用惊奇的姿势付诸行动,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面目。

